

美國對華政策——艾奇遜之自白

(六)

居 仁 摘譯

三、馬歇爾使華後期

(一) 蘇聯在華之意向

馬歇爾將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抵華後不久，適貝爾納斯國務卿正擬離開莫斯科返回華府，馬氏致電國務卿，詢問蔣委員長所稱在東北方面與俄人交涉時所遭遇之困難，是否與美國在歐洲所遭遇之困難相似，或蘇聯之對華政策是否存心設計，阻礙有效而統一的中國之建立。這個問題看來好像是分為兩部分的，得到了一個會引起人誤會的答覆。貝爾納斯國務卿從斯大林方面聽說，蘇聯軍隊是應中國國民政府之要求而進入東北，並且相信其與中國的關係是和美國與歐洲的關係性質相同的。他又相信斯大林將遵守其對華條約，並不阻礙美國追求統一中國的努力。肯楠大使(George F. Kennan)一禮拜後從莫斯科傳達他自己的估測，他對於斯大林在華的目的有較深入的看法，他先此對於蘇聯在歐洲的目的已有同樣深入的看法。他認為蘇聯在華是尋求主宰的影響勢力。蘇聯將嘗試藉蘇聯政府之「不干預」，共產黨的冷酷的陰謀，以及倡導聯合政府好讓共產黨控制或攫奪政權，來達到這個目的。而蘇聯在目前則暫在支持中國國民政府與支持共產分子之間保持靈活的外交手段。

肯楠坦直的說，他不知延安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他頗有幾分相信，中國共產黨像其他共產黨一樣，是聽從莫斯科的話的，但是他

仍然有幾分懷疑，這是已經證明不誤的事實。莫斯科與延安之間的關係是頗為微妙而隱晦。延安很可能享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令人驚異，因為第(1)中國共產黨鮮有可以感激蘇聯之處——中共之能苟存而且成長，並非由於得到，而是由於未得到莫斯科的援助；第(2)中共發展出其自己標記的馬克思主義和本土的傳統；第(3)中共已經不是流亡的陰謀分子的團結——自有其政權，軍隊及民政機關已有十年；而且第(4)中共已經蒙上民族主義的色彩。可是延安在對外關係上並無選擇的自由。肯楠在通體權衡以後，認為莫斯科頗為解除了西方對於蘇聯政策尊嚴的懷疑，使重慶困惑不解，教導延安不可過於自信，並且把蘇聯本身安置在有利的地位，不管中國的發展向那一個方向走，蘇聯總可獲益。在緊要的決定關頭，莫斯科對於延安可能發出的有效影響力是頗為龐大的。

這個分析雖是十分傑出，但視為預言則失敗了。莫斯科並未勸說，亦未嘗試勸說延安參加或奪取國民黨所大為畏懼的聯合政府。別的且莫說，蘇聯軍隊在中國根本不能扮演其在東歐所扮的角色；何況延安所尋求的不是一種附庸的，而是一種主宰的地位。蔣委員長又意欲統治全中國，包括東北在內，並且相信他必須藉軍事手段以獲得之。可是魏德邁將軍已一再警告，以此手段達到如此目的則非蔣委員長力所能逮。而美國鑒於國內外的現實情況，無意，殆亦不能，助其達成

此一目的。馬歇爾使命之全盤失敗與延安對莫斯科獨立與否無關，倒是由於國民的決死願望，欲以軍事討伐共產黨而掌握中國全境。(按艾氏不將失敗責任直接歸之中共，完全是避重就輕的筆法，又是律師的刀筆說法，同時似又洩露其個人和民主黨對國民黨的深刻仇意！)

(二) 蔣委員長的東北失誤

麻煩與錯誤起於東北。蔣委員長運兵彼處，自俄人手中接收東北，等於賭博。魏德邁將軍建議國民黨在處理華北和東北的大問題以前，先鞏固其華南的地位。由於畏懼國土分裂，魏將軍明智的忠言未獲採納。根據一月十日的停火協定，國民黨有權向東北運兵。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公報中同意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自東北撤退俄軍。蔣委員長在三月廿七日以前迄未許可聯合執行總部遣派小組前往東北監督停火，——據馬歇爾將軍報告——這是恐怕蘇聯要求參加小組，並且也是不願承認共產黨在東北的軍隊的緣故。國共兩方不時發生戰事。二月一日屆臨而且過去，俄軍未撤如故。共產黨將軍隊滲透入東北，實力增強，又與俄人勾通，接受日本投降所繳武器。國軍的交通線過分延長，頗為危急。三月中旬俄軍驟然自瀋陽撤退，國軍進駐該地；但一月後，在馬歇爾將軍返華之日——四月十八——共產黨攻陷東北首府長春，明白違背停火協定。

馬歇爾將軍回任後致電總統，頗為懷喪，據稱當政者均為不肯妥協之分子，渠個人並受蔣委員長之責，誤信共產黨可靠，據蔣委員長之意，共產黨係與俄人勾結。關於此點，蔣氏至少一部分錯誤。蘇聯人遲遲撤出東北主要並非有愛於中國共產黨，乃在於執行其自己有系統的據竊東北工業設備，並將其運往蘇聯，作為「戰利品」。

(按這又是刀筆文章，問題在於中共是否與俄人勾結，至於俄人有否其他目的，則為另一問題。)

總統向來是善於安慰人的，他回復馬將軍說，蔣委員長不久定能了解，「同意你所提議的辦法達成和平與統一，從現實方面看來，並不全是國民黨自行放棄權力，而是……一種為他自己和國民黨中自由分子在統一中國的政府中保存地位與勢力的方法，要不然中國統一只有經有全盤內戰才能得到，而這是頗有疑問的。」為了公道的批評起見，總統接着又說「共產黨最近在東北置協定於不顧，從事機會主義的行動，如果……能停止的話，統一的機會將大為加強。」我憑良心，又加上最後一句：「代理國務卿完全贊同我前述的看法。」(按文稿應是艾氏所擬，他自該加上這一句！)

馬歇爾將軍以無比的耐心，重行着手這項艱苦的工作。他獲得共產黨同意從長春撤退，而國民黨亦停止向長春推進，由軍事調處執行部在該處設置一個前站。可是五月廿三日國軍佔領該市，頗使馬歇爾將軍的善意受損。然而他畢竟能維持停戰迄六月底為止。期間三人會議嘗試終止東北的軍事衝突，恢復雙方談判，討論統一中國的步驟，並執行二月廿五日整編軍隊的協定。

(三)馬歇爾將軍勢力之衰落

接近六月底之際，馬將軍報告，軍事衝突行動大致已在控制之下，雙方又恢復談判，雖說他們的立場彼此相距更遠，可是新的困難又展開了，這是由於華府方面的好意，要開始援華措施。一是國會議論設立一軍事顧問團，以協助擬議中的中國軍隊的整編。另一是應於六月底以前成立協定，執行租借援助。這兩件事在中國產生了雙料的困難。馬將軍報告，國民黨的死硬派飛機懲惠蔣委員長再與共產黨開戰，因為美國援助遲早會來的。共產黨亦有相同的結論，以上提議中的立法作為證明，對國民黨讓步，將無助於中國之統一。雙方攻擊馬歇爾將軍，一方說馬將軍掣肘，使其不獲勝利，另一方則說出賣了他們，藉騙人的提議弱化了他們。這位左右為難的將軍發電說，「如果政府的發言人在華府把握到一個有利機會，說明美國援華措施之目的與發展，於事將有裨補。」

經過總統同意，我立刻發表一個聲明說，據中國方面所來新聞報導，關於華府方面一切準備以期有助於若干協定之執行者，頗有嚴重的誤會，這些協定有已在中國達成者，亦有尚在中國談判之中，以作成國家統一之計畫與方案。並舉例說明美國的努力將在各個場面如何適合於中國的計畫。馬將軍頗為欣慰，可是四月以來的談判，經過一段有希望的時日以後，至此萎縮下去了。七月初馬歇爾將軍表示失望，這是他少有的。他發電給我說，他「過於捲入現場的核心，太逼近了」，看不清楚。亟盼范宣德和我就我們所見，對於局勢作一「坦白而極其非正式的」估計。兩日

後我們發一回信，不幸而對於馬將軍鮮有慰藉，困難的基本原因十分明顯——完全缺乏信任，不僅國共之間如此，兩者與中國人民之間亦復如此。雙方只有極端分子主戰，但是雙方都害怕做妥協所必須做的讓步。誰也不願負使談判失敗的責任。因此談判本身是有某種程度的推動力的，健全的計策是維持其繼續進行，共產黨似乎不想恢復作戰，因為他們在軍事上是過於擴散了。國民黨的熱中分子懷着舊軍閥的意識，以為軍事成功的證明就在於地域控制的擴大，並不在乎敵人兵力的擊敗。然而這種策略顯然擴散國軍的力量而集中敵人的兵力，使敵人有利。

如我等所見，馬將軍固應力求談判之延續，但亦須準備應付有化為僵局之可能。如化為僵局而無戰事，馬將軍仍宜維持接觸，但放鬆其努力，並減少美國援助。如此或可促成中國人有更大責任心與情勢迫切之感覺。如戰事復發，我等建議維持對中國政府之關係，並考慮自華撤退美國軍隊，及停止物質援助。如蘇聯支持中國共產黨，則美國即有重行確定大政方針之必要。

有些小事，說出來，可見我們擔當馬將軍的留守部隊，工作是多方面的。馬將軍的官銜雖說是總統駐華特別代表，但實際上是也執行全分的大使任務，為了減輕這些任務，同時也對中國政府維持比較超然的地位，馬將軍要我和總統商量，派魏德邁將軍為大使。魏將軍擔任過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對於馬將軍所處理的軍事和政治問題是澈底清楚的。總統和魏將軍都願依照馬將軍之意辦理，魏將軍只要求國會專案保留他的軍階

，以便將來復職。另一個問題是，他一生戎馬，缺乏大使的行頭。我既擔任留守，即不便不管。恰好國務卿有筆「機密費」，我向來沒有動用過，於是我答應魏將軍儘量治裝帳單逕交本人清算。（他後來請最考究衣着的赫爾利將軍指導，算是最先的外交訓練。）

可是中國情勢發生變化，馬將軍任留兩月，未發表魏將軍出任大使之訊，期間中國方面有反馬的宣傳，把魏將軍牽涉在內。七月初馬將軍電稱，魏將軍名望已遭損害，環境變遷，出使無益。渠改讓初衷，決請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此職。司徒是中國最尊敬的外國人，「其為人正直，處事公道，一生在華，五十餘年，乃西方人最佳模範」。司徒博士任此高職，馬將軍將可便利行事，蓋彼與各方政治領袖均有私交，極具影響力故也」。談判已進入最後緊張階段。「余欲藉助大力，預計不過九月。」如不幸內戰爆發，即可召彼回國述職云。（按馬將軍算盤打得未免過於如意，後來豈止九個月，而且大陸淪陷，竟強留此老人擔當向毛匪送秋波的角色，受盡奚落，又使他的清白聲名，蒙上了不可磨滅的污點，惜哉！）

隨後又來一電催辦，說明事前未向總統請治，因恐將委員長不同意之故電末，「並請向魏德邁將軍解釋經過。」馬歇爾將軍的名望如此卓著，大家一體尊敬，總統，魏德邁將軍，我本人以及參議院都熱忱而充分的合作，樂於依照他的建議辦理。這位內定前任大使問：「那些衣裝怎麼辦！」我說：「送給你，算是山姆老伯七月四日的

禮品。」

（四）希望消滅

此後三月中，希望逐一消逝。到了十月只剩了范宣德獨有不可征服的樂觀。在給我的一件備忘錄上寫着：「機會還比五〇對五〇好一些，戲還沒有完……馬將軍會成功的叫出蔣手上的牌的。」（按范氏為中共謀，容有樂觀的理由，獨惜其未能為美國謀耳！）七月十一日參院認可司徒使職。他於呈遞國書之時，曾與蔣委員長長談，面告民衆支持日益減失，不宜再有暗殺及壓制報紙輿論之事，應即開始結束「訓政」，召集政治協商會議綜合組。但蔣已召集國民制憲會議於十一月十二日集會，遂行其自定方案。馬將軍報告總統稱，「情勢危急，但因司徒博士之大力援助，吾人或可使此紊亂而悲慘之局勢，得以結束……而不致發生暴亂以及完全崩潰之危險。」蔣委員長勸告忍耐，並引述中國成語，以為果熟自落。總統及余復文馬將軍，表示鼓勵及支持之意。

七月底戰事再起，而且迅速蔓延，已頗非調處執行部所能控制。馬歇爾將軍相信，對國民政府之軍事援助，在統一中國軍隊計畫下原有正當理由，今內戰已起，美國作中立不偏之努力，以求制止戰事，則此援助已全不相宜。因此渠要求立刻禁止美國軍械軍火運華，獲得照辦。（試問美國人曾能禁止中共獲得秘密接濟否？然而美國人竟有雅量在韓國及越南，限制美軍作戰，以坐視敵人屠殺美國青年，吾人又何必苛求？）此項禁令延續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為止。對於交戰雙方

之行動並未發生輕減效果——又如吾人其後所見——對於內戰之結局亦無補救。（此處原文費解，姑照譯之。）

（適美國海軍陸戰隊運輸隊自天津赴平途中遭共黨伏兵狙擊）經過全體閣員討論局勢以後，總統提議，由彼發表一公開聲明，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之政策聲明，略為修正，但基本原則不變，以期符合現狀。可是，馬歇爾將軍和司徒大使都表示異議。他們以為，一個公開的聲明將更加强蔣的決心，抵抗他們停止敵對行動及商談立刻設立國務院的努力。他們正在草擬一項總統致蔣的秘密文書。

一項提議，設立一個五人會議，討論設置國民政府委員會，由司徒博士任主席，中國雙方各派二人，經蔣委員長同意，但附有五個條件，而共產黨則完全拒絕這些條件。這委員會未能開會。八月十日杜魯門總統發出秘密文書。文中對於馬歇爾將軍之努力迄無成就，而中國雙方之極端分子又阻撓中國人民之企望，使中國政局迅速惡化，深以為憾。美國人民聞悉中國著名自由分子在昆明遭遇暗殺，自由意見與出版自由遭遇壓制，不以和平方法解決重要社會問題而假手於武力與秘密警察等等事端，日益感覺美國政策有重行檢討之必要（按匈牙利及捷克發生大屠殺，亦未聞美國有重行檢討之必要，更不知檢討有何效果，何美人祖共之甚也）。此種惡化之局勢，如不能停止，則彼必須對美國人民重行確定美國之立場，並予說明。總統懇切希望，委員長能覆以好音，足資鼓舞。總統迄無所獲。蔣委員長婉轉而簡捷的將全

部罪過，單獨歸之中共。馬歇爾將軍做了高貴的努力。委員長以爲中美目標相同，信賴總統繼續支持。月底，總統再度致書呼籲，亦無成就。

八月底中國政府軍隊在江蘇作戰勝利。馬歇爾將軍獲得結論認爲國民黨決心使用武力政策，於是開始將鐵道護運及橋梁保護之責由美國海軍陸戰隊移交國軍，拒絕繼續此項援助。軍事衝突區域擴大。共產黨拒絕出席五人會議，討論政治問題，除非三人會議先行開會，安排停火。委員長則堅持相反之程序，以測驗共黨之誠意。在此等策略問題背後，則爲深刻的互不信任，在多年戰鬪中的所養成，又兼軍事情況轉爲對國軍有利，於是國民黨極端分子態度愈爲頑強。范宣德和我討論建議馬歇爾將軍，向共產黨送一最後通牒，以及內戰普遍化時各種情況下應採取的行動。

(此處艾氏語焉不詳！)

國民黨竟在此時，將燃着的一串鞭爆投入馬將軍的火藥桶。十月三日他告訴我，他從司徒雷登獲悉蔣夫人的介弟宋子文說，國民政府意欲於停火以前，先攻取張家口，雖說委員長前此曾答應馬將軍不對該地採取行動。馬將軍又收到周恩來的來信，聲稱如對張家口之攻勢繼續不停，則共黨將迫而承認這是談判的最後破裂，並且認爲國民黨放棄其所宣告的和平解決的政策。馬歇爾將軍以下的電文，頗足顯示其個性的二面，我揭錄其全文：

「我決心以爲，我如繼續參加延遲不決的談判或是耗費時間的傳遞雙方意見的工作，將無可避免的被人判斷爲，實際是參加談判，以掩蔽不斷進行的軍事行動。因此我送了一件備忘錄給委

員長，其最後一段說：『我不擬再提三月以來使談判不獲效果的那些環境。我所欲言，除非能找到一種協議的基礎，停止作戰，而不提議及反提議的延遲下去，我將建議總統，將我召回，以及美國政府停止其調停的努力……』

「我明知，我致委員長的文書，是把美國對遠東情況的關係放在極其爲難的地位上了，但是我不能想像，我們的政府可以參加一種誠心有問題的談判做當事人，因此我覺得這個事實必須明白無誤的告訴（國民）政府。」

范宣德說「馬歇爾將軍顯然是憤怒了。他等於譴責（國民）政府的領袖心口不符，尤其關於攻擊張家口是如此……他明白覺得他的名譽受損。」

和總統長談以後，我致電馬將軍說，總統相信是凡人力所能做到的，馬歇爾將軍在華必能達成，他的信心沒有動搖。如果馬將軍認爲此時宜由總統召彼回國卸職或暫時諮詢，總統可以照辦。蔣委員長獲悉此訊後，提議張家口戰事停火十日，並同意三人委員會及五人委員會開會，後一會安排國務院及國民大會代表的分配，而前一會則實施軍隊整編。共產黨拒絕。十月十日國軍攻克張家口。十月十日後時日，宣傳紛飛，各方分別提出一系列「要點」，申明其立場——政府方面提出八點，據馬將軍報告「似尚合理」；共產黨提出軍事三點，政治八點，在馬將軍看來，是對於他的公平立場有所非難；另有第三方面的努力，則認爲國共兩大主要方面共有不同之處六點，並另提出他們的意見三點。一團紛亂。馬歇爾將軍相信，繼續調解無益。司徒大使同意此一看法。

(五)馬將軍收拾行裝

自周恩來撤退返回延安，並拒絕答覆馬歇爾將軍之詢問，究竟共產黨願否馬將軍繼續調解以後，馬將軍之努力即行終止。馬將軍結論說，國民政府由軍事領袖當道；他們和國民黨的極端分子相信，共產黨不會履行任何協議，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他們相信，不管事態如何變化，美國政府總必支持蔣委員長，意欲試以軍事解決共產黨，不管有無美國軍事援助，至於俄國人則不暇干預的。馬將軍又說，共產黨由於自己疑心太重，自毀立場。司徒大使相信，「一切的方法都已探尋過了，一切的努力都已費盡了，以求導使共產黨合作……但是廿年深刻仇恨，懷疑與恐怖的複雜心理，又加上中國傳統在大規模，自願合作的努力上頗有困難，還有共產黨紀律上的技術亦使行動不易，這一切便造成了自然的結果。」我自己的看法是，兩方雖說皆願簽訂紙上的協議，但是都決心在嚴肅談判合組臨時或最後的政府以前，先用軍事調動以擴大控制的地盤。就是這樣說，也許還太樂觀了一點。（按司徒與馬氏所知較多，而艾氏所爲揣度則十九膚淺或錯誤，彼殆以爲身居要津不得不表示意見，以示內行耳！）

十一月馬歇爾將軍及第七艦隊總司令柯克（Admiral Charles M. Cooke），意欲先減少，然後迅速撤退海軍陸戰隊離開華北，以免捲入即將爆發的內戰漩渦。華府方面海軍部遲疑其事。最後，我真的有幾分激惱，逕陳總統，嚴格指令海軍部長（Secretary Forrestal）

和李海上將，明白而迅速執行馬歇爾將軍的建議，乃獲照辦。（只可惜，美軍依然躲不過韓國和越南戰爭的漩渦！）

馬歇爾將軍的使命拖延到十二月，在失望中結束，從開始算起大約一年，在我看來，似乎這整個的觀念以及馬將軍英勇求其達成的努力在國內未爲人所了解，而且相反的，爲細節上的批評，海軍陸軍隊在場與任務，剩餘物資之出售，擬議中之貸款，以及未能援助國軍試以武力擊敗共產黨等等所掩蔽了。我問他，如果準備一分詳盡的文件，以備他公開報導，過去一年他嘗試做什麼，已做了什麼，還有什麼未做，以及原因何在，是否有助（於局勢之澄清）。（好一個藉馬將軍之口發言的手段！）他覆稱，這不是作如此聲明時會（馬將軍似尚有不墮人術中的明見）。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在月底他把他的看法告訴了我。我今日讀來，其回聲好像是羅蘭（Roland）在隆塞斯瓦勒斯（Roncesvalles）戰役的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悲節。他相信，當他回國以後，他很可以「藉一個坦白的聲明把頑固分子權力毀滅掉，而使自由分子當政。」他也可以「描繪出共產黨的謬言和惡意宣傳……以弱化他們的地位，而使受了錯誤情報的人們得到一點參考……所幸司徒博士：幾乎會自動的爲各方面所繼續仰賴，而且他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我很明白，我的用處很快就要完了……自此以後，中國人必須自己做我會努力引導他們做的事，但是我相信，我藉我所指示的程序可以加強那些較佳分子的地位與勢力。」

馬將軍在兩點上都錯了——在他的聲明的後

果上以及司徒大使未來扮演的角色上。其錯誤正與范宣德送給我的簽註意見一樣。他這樣寫的，「我不能一定說，但是在馬歇爾將歸來以後，我們應該退出談判之事，並且看看，中國人是不是可以不須一個「中間人」而談得更攬一點……他們也許會更熱心誠意的努力自行碰頭。」范宣德也錯了。中國的各黨派更本無意而且不願碰頭，那是我當時已經確信了的。我把馬將軍的來文和簽註意見兩者都送給貝爾納斯國務卿，請其核覆。我當後方聯絡留守部隊的角色也變得頗爲困難。（按此處似指國務卿與總統有隔閡，艾氏難於直接向總統請示或巡視馬將軍。）

國務卿復稱與總統衷心贊同馬將軍所提之步驟。至於由司徒調解一點，應俟馬歇爾將軍歸國後再爲決定。他結尾說，「總統聲言，自從執事上次返國與彼面談，今已六月，渠企盼執事早日得便返國，以便諮商中國及其他事件。」

陸軍聯絡官另自行發電與馬將軍，提明據總統之意，貝爾納斯國務卿電末「其他」二字乃指「總統與將軍前討論過的擬議」（按指請馬將軍出任國務卿事）。馬將軍覆稱渠完全了解。如彼仍願如此，余之答覆亦屬肯定。余個人之反應則另有不同耳。」

（六）最後一幕

貝爾納斯國務卿連續出席聯合國會議及外長會議，自紐約返回華府時，長期離院幾達六月。外間謠傳渠已辭職，即將脫離國務卿。自從總統夏季告訴我艾森豪爾將軍的使命及其結果以來（

按指林魯門請艾將軍考察遠東時，便詢馬將軍願否接替長國務卿，馬將軍首肯之事），他從未向我再提此事，我亦未和他再談到此事，但是從馬歇爾將軍的電文中，我得知他準備於一月回國，接長國務院。（先是商務部長華萊斯輕率發言，有違美國對蘇國策，經貝爾納斯堅持，杜魯門不得已着華萊斯辭職了事。）華萊斯案以後，總統與貝爾納斯彼此有何談話，我亦不知。據貝爾納斯回憶錄所載：「我返回華府後數日（指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紐約外長會議閉幕歸來後數日），謁見杜魯門總統，提醒他我四月間所遞辭呈，將於條約定妥後生效。茲已事妥。我希望他准我解職。他說，他希望我忘却此事。他在這個極其友好的談話中說出幾項理由，何以他覺到我應當留任。」

貝爾納斯國務卿力陳其辭職的願望，總統乃提議馬歇爾將軍繼任，但仍請貝爾納斯先生稍遲數週再宣布更替，以便馬將軍得一短期之寧靜休息。由於此一消息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洩漏，乃不得不於該日發表兩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及次年一月七日的（關於辭職一事）互換函件。但是，是日院中尚無人聞悉此事。那天晚間我與家眷與貝爾納斯及其夫人在白宮會面，參加一項酒會。當我們從南門走上扶梯，謠言已如燎原之火——「馬歇爾將軍出任國務卿」。貝爾納斯離開我們，跳躍的先上了樓。等我們慢慢走上看到杜魯門總統與夫人在招待客人，國務卿正在和他們神光四射的交談，賓主皆歡。此後他再未和我談及此事。這整個的故事是一個極不愉快的回憶。

三週以後馬歇爾將軍長院。